

为霞满天 冰心

周 明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冰 心

周 明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冰心1992年10月5日生日那天



冰心与叶圣陶先生



冰心与丈夫吴文藻教授在审阅文稿



全家福



冰心与邓颖超



右二：冰心
右一：周明

左一：梁实秋在大陆的女儿梁文茜
左二：梁实秋夫人韩菁清



冰心与夏衍、巴金

冰心与诗人艾青在交谈



冰心与作家冯牧、周明



冰心与作家张锲、周明



冰心 1923 年在美国



冰心（左）在美国大学校园

冰心的父亲谢宝璋先生



冰心与美国的华人朋友



冰心与作家周明



冰心在生日时与女儿吴青女婿陈恕及外孙陈钢合影

目 录

(001)		冰 心
(111)		5 岁 童 一
(151)		青 青 草 山
(091)		燕 燕 归 山 来
(131)		大 叫 山 水
(811)		界 南 来
(931)		静 时
(331)		歌 大 人 到 来 小 童 一

生命从八十岁开始	(1)
记冰心	(18)
又是一年春草绿	(32)
晚 霞	(38)
人间重晚晴	(46)
远山红叶	(51)
又见水仙花开时	(60)
深深的爱	(65)
正当月季盛开时	(74)
又是月季芬芳时	(79)
为霞尚满天	(83)
琴瑟和鸣	(90)
她家的咪咪	(95)
心花传世多	(97)
笔耕不息的老人	(103)
冰心的心	(105)

目 录

系 念..... (108)

一生知己..... (114)

山草青青..... (124)

冰心的幽默..... (129)

冰心如火..... (143)

境 界..... (148)

祝 福..... (152)

一道小溪,流入大海 (155)

翠凝雪洁滴真香..... (160)

故乡的春节..... (164)

走近冰心..... (168)

后 记..... (171)

生命从八十岁开始

依旧是繁忙的公路。公路上，车马如梭，人流如织。依旧是笔直的公路。公路旁，耸天的白杨，倔强挺拔。这是京郊一条宽阔的大道，笔直的大道，繁忙的大道，它通向圆明园，通向颐和园，通向美丽如画的香山。

哦，这条路，这布满白杨的林荫道，对于我，多么熟悉，多么亲切。从五十年代（末）、六十年代、七十年代，直到八十年代的多少个春夏秋冬，我沿着这条路走向冰心同志的家，看望她、拜访她，向老人请教，向老人组稿，向老人慰问……

如今，我又沿着这条路，在这寒风飒飒、雪花飘飘的冬日里，来到了她的家。

她刚刚度过八十五岁寿辰，就在十月五日。那天，许多亲朋好友，向她热诚地献上一束束她喜欢的盛开的月季以及鲜花组成的花篮。还有许多贺信与贺电。她衷心欢喜，心潮澎湃。

但是她也刚刚遇到不幸，就在她生日的头十几

天——九月二十四日，与她相亲相爱、相濡以沫、相敬如宾、共同生活了五十六年的吴文藻先生溘然病逝。这使她痛心入骨、悲伤之极。

那么，今天我来，老人的精神和心境会是怎样的呢？

—

比我想象的要好。

依旧是她的这间典雅而宁静的客厅里，她安详地端坐在靠窗户的椅子上。身旁，是近年专事照料她生活的女儿吴青和女婿陈恕。像往日一样，我们亲切地交谈着。老人总是含笑叙说往事，追忆故旧。还不时关心着、询问着当前文坛的新事，报刊上出现的新人新作。虽是年逾八旬高龄的老人，但她依然耳聪目明，思路清晰，谈锋甚健，并且极富幽默感。每每漫漫叙来，缀语成趣，娓娓动听。

常常是，如有亲近的客人——老朋友或小朋友，总之被她称为朋友者来，在她的客厅里，必然是欢声笑语，热气腾腾。在她的身上，充满蓬勃的朝气与活力。

此时，在我的脑海中忽然闪现一个问号：这，难道是一位八旬高龄的老者么？

是的，她确已八十五岁了。是老者，然而她并不服老。她还在文学的原野上辛勤耕耘。这时，我

忽然想起五年前，当她跨进八十岁时的情景。那时，她因得了“脑血栓”，之后，又摔折右胯骨，住进了医院。有心的《儿童文学》杂志社为了祝贺她八十大寿，特地请画家杨永青画了一幅祝寿的画——画面上，一个满面笑容、穿着红兜肚、背上扛着一对大红桃的孩子，喜洋洋地向冰心奶奶拜寿。

她说，在病榻上，每天清晨醒来，在灿烂的阳光下，望着这幅画，使我快乐，使我鼓舞。但是总不能使我相信我竟然已经八十岁了！病后有许多老朋友又是安慰又是责难地说：你以后千万不能再不服老了！她呢，却在回复一位朋友的信中风趣地说：“孔子说他常觉得‘不知老之将至’，就是‘无知’到了不知老之已至的地步！”

她说，这“无知”，要感谢她的千千万万的小读者！因为自从她二十三岁起写了《寄小读者》以来，断断续续地写了将近六十年。正是许多小读者热情的回响，使她永远觉得年轻。当时她表示，身体康复后，将再努力给小朋友写东西。她愿自己的“生命从八十岁开始”。这是这么奔放的豪情！

冰心，这位对待生活真诚的老人，确实是这样做的，她虽是老之已至，却始终坚持写作，勤于耕耘，不断有散文、随笔、评论、回忆录等新作问世。她还十分关注文艺界，关心同辈及一些老作家的创作，关怀新人的发现与培养，青年作家的成长，虽说近年她自生病住院后，已有四五年“足不出户”了。

记得，一九八四年十二月，当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际，她曾在给大会的祝词中，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、发展而热情欢呼。她特别为能看到文学界大批新生力量的涌现而自豪。她说：“我感到我们现在的作家与作品，已超过了三十年代、四十年代。假如这些年轻作家——特别是女作家，出现在二十年代，那我就无论如何，不敢提笔作文了！”她强调说：真的，作为一个妇女，我特别兴奋的是，文学新人中，女作家人才辈出。文坛女秀，群星灿烂，群凤朝阳，可喜可贺。她由衷表示，作为一个文坛老兵，虽然老、弱、病、残，步履迟缓，但她愿在自己的晚年贡献微薄的一切，愿追随万象更新的时代，同朋友们一道前进。

当时，她因为行动不便，未能到会。这个祝词是由青年女作家陈愉庆在大会开幕式上朗读的。胡耀邦同志带头热烈鼓掌，场内掌声不息。当天下午我便在电话里高兴地告诉她这一感人情景，她笑声朗朗，诚挚地说：那是我的心里话。

她多次同我谈起她时刻思考着酝酿着的写作计划。谈起写东西，她总是满怀深情地说：我们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，日新月异的沸腾生活，在召唤着作家；大时代变革的浪潮，在推动着作家。现实生活又给了这个文坛老兵以极大鼓舞力量，我当以有限的光阴，趁大好时光，多多写呢。

我知道，她还有满腹文章要作呐。

如今，她除了会见一些必要的国内、国外的朋友之外，每日里坚持看书，阅报，读刊物，坚持写作。最近一两个月间，我们又欣喜地连续读到了冰心老人的一系列新作：《中国作家》上《关于男人》的续篇；《中国青年报》上《希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尊师》；《文艺报》上的《介绍〈今夜月色好〉》；《儿童文学》上的《喜悦期待》；《文艺报》上又一篇《我注意等着安忆的作品》，等等。她刚刚写就的评论袁鹰新出散文集《秋水》的文章，也即将发表。还有应约给一些报刊的题词、题字。

令人深为感动的是，这一系列文章的写作的进行正是吴文藻先生住院乃至病重之时。老人心绪十分不好，然而她还是坚持写作。所以当这些被冰心关注和评论的作家知晓这一情况后，尤为感动和感激。

这当儿，有几件事令我感到意外和惊讶。一个是烈日炎炎的七月间，有天，吴青在电话里告诉我说，她娘发现第五期《人民文学》上有一篇小说写得不错，正好《文艺报》约老人家写文章，她就要写这篇小说的评介。吴青说，老人家要我打电话告诉你，并且顺便问问你，你们的“编者的话”里怎么没提这篇小说？

另一件事，是八月初的一天，也正是北京酷暑季节，老人亲自打电话来，对我说：七月号的《人民文学》编得不错，刊物有起色。她说，刘心武的